

语法化与重新加标：以资阳方言的“样”为例^①

康涅狄格大学 陈秋实

提要 在四川资阳方言中，“样”有句中语气词和句末语气词的用法，前者是用以举例的话题标记，后者则表示推测语气。两者都由“跟……一样”结构中的后置介词“(一)样”发展而来。“样”的演化是典型的语法化，但并不能直接解释为基于中心语的结构简化。我们将这种语法化机制称作“重新加标 (relabeling)”，其实质是对最大投射的重新分析。该机制是跨语言广泛存在的。从重新加标的思路出发，可以较为简明地解释许多看起来比较复杂的语法化现象。

关键词 资阳方言；语气词；样；语法化；重新加标

Grammaticalization and Relabeling: A Case Study on *Yang* in Ziyang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CHEN Qiushi

Abstract: In Ziyang dialect *yang* can be used in either sentence-internal or sentence-final positions. When it is sentence-internal, *yang* serves as a Top° head: its specifier is an example given by the speaker, and its complement is a comment of it. Besides,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yang* selects an inferential proposition as its complement. Diachronically, both sentence-internal *yang* and sentence-final *yang* are derived from the postpositional *yi-yang* in the so-called *gen...yi-yang* construction. The evolution of *yang* is a typical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although it is difficult to be attributed to any kind of structural simplification of heads. I name this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relabeling*, which in fact is the reanalysis of maximal projections. The mechanism of *relabeling* is cross-linguistically attested, and can be adopted to explain many phenomena directly, which often seem to be complicated under other common explanations of grammaticalization.

Keywords: Ziyang dialect; Final particles; *Yang*; Grammaticalization; Relabel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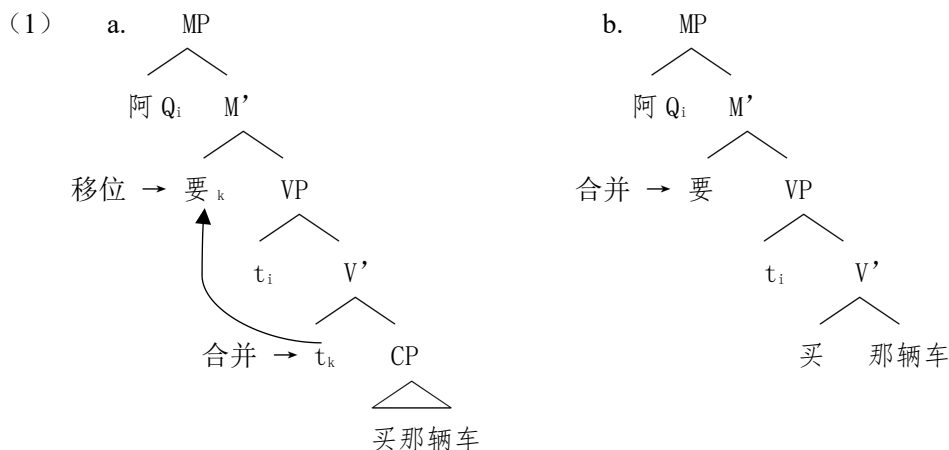
一、引言

“语法化”不仅本身是语言学研究中长期处于热点的议题，它同时也与众多——或者说

^① 本文初稿曾在复旦大学语法沙龙上宣读，陈振宇教授、盛益民教授及其他与会师生提供了大量建设性意见；作者 2019 年春季于台湾清华大学交换期间，本文的写作和修改得到了蔡维天教授的支持和帮助；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审稿意见也为本文的改进提供了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文中不当之处概由作者本人负责。

绝大部分——当代语言学理论发生着联系（例如，参见 Narrog & Heine 编 2011）。Roberts & Roussou (1999) 在最简方案的框架下提出，语法化应该被看作是词汇中心语 (lexical heads) 向功能中心语 (functional heads) 的历时发展^②。在此基础上，所谓重新分析 (reanalysis) 就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结构简化 (structural simplification)，即语言习得者在参数设定 (parameter-setting) 时总是倾向于选择更加无标记的选项。

该假说在汉语中也能找到很好的例证来支撑：只要承认语法化是发生在所有语言当中的普遍现象，那么这也是自然而然的。如蔡维天 (2010, Tsai 2015) 分析了汉语模态词 (modals) 的语法化。如 (1a) 所示，上一代的语法可能是合并 (merge) 加上移位 (move)，而下一代则可能选择简化分析为直接合并这种更无标记的方式，如 (1b)^③：



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是否所有的语法化现象都可以归结为类似的结构简化机制？观察到在四川资阳方言中，“样”可以用作语气词，如 (3) 所示：

- (2) 他脸色跟纸一样白。
 (3) a. 他来了样。 “他好像来了”
 b. 昨天样，他就没来。 “比如昨天他就没来”

(3a) 中的句末语气词“样”表示推测语气；(3b) 的“样”则是句中语气词，担当话题标记，表示举例。“样”的语气词用法在文献中很少被提及（如张一舟等 2001 在语气词的章节 (339—375) 就并未提及“样”^④）。我们认为它们是从 (2) 这样的“跟……一样”结构（参见朱德熙 1982a）发展而来的。(2) 与 (3) 的句法结构可以分别简单归纳如下：

- (4) a. [PP 跟 [……] 一样]^⑤
 b. [CP [……] 样]

本文将说明“样”的演化实质上是 (4a) > (4b) 的结构性演化的“副产品”。尽管这种演化同样应该看作是典型的语法化过程，但是它无法被归纳为一种结构简化。整个“‘样’字结构”受语用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句法特征也随之改变，从而发生了 PP > CP 的重新分析。换言之，这种重新分析是作用在整个最大投射（即短语）之上的。不妨将该类语法化

^② 严格来讲，如果把语法化看作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不是该现象其中的某“一步”，那么这一概括可能就不是完全精确的。因为功能词尽管已经是经历过语法化的成分，它们同样可以继续向句法位置更高的功能词发展。参见 Heine & Kuteva (2002: 2) 对语法化的定义：

i. 词汇形式 > 语法形式 > “更语法”的形式 (even more grammatical forms)

^③ 又参见 Roberts & Roussou (2003: 9—34) 将其总结为 F*_{Move} > F*_{Merge}；星号表示该特征必须在语音层面 (PF) 上实现。

^④ 张一舟等 (2001) 是关于成都方言的专著，而我们讨论的是资阳方言。两者相当接近，在成都方言中，至少 (3a) 这样的句末语气词“样”是存在的，又见后文 2.2 小节。

^⑤ 在这里我们将“样”看作是后置介词 (postposition)， “跟……一样”则是一个框式介词结构 (CircP)，参见刘丹青 (2002)。至于“跟”与“一样”之间的结构高低，参见陆俭明 (1982)、朱德熙 (1982a) 及本文 2.1.2 小节的讨论。

机制称作短语的“重新加标 (relabeling)”。

作为一种语法化机制的重新加标由 Whitman (2000) 首次明确提出^⑥，原本亦是主要讨论在语法化过程中，中心语的特征的改变。我们认为该机制同样可以作用于最大投射，在此基础上其内部成分才得以被重新分析，从而（以这里的“样”为例）表现出“后置介词>语气词 (P>C)”这样的演化路径。我们将这种语法化机制归纳为 (5)：

(5) XP > YP (将一个最大投射 XP 重新加标为 YP)

本文第二节描写“跟……一样”结构及语气词“样”的各类用法，探讨其语义及句法表现；第三节分析语气词“样”的语法化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讨论重新加标的动因；第四节讨论重新加标的具体内涵，并指出其与语法化的单向性原则之间的联系，同时举出更多案例来说明，重新加标这一机制在语言中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第五节总结全文，并尝试将传统的中心语解释和 (5) 相结合，并进行统一表述。

二、“跟……一样”结构及语气词“样”

2.1. “跟……一样”结构

仅就所谓“跟……一样”结构而言，资阳方言与普通话一致，可以区分出两类。一类表示“实际的比较，说明两事相同”，一类表示“修辞的比拟，说明两事类似”（朱德熙 1982a）。引言中的例句 (2) 属于后者。现在分别讨论两者的结构与用法，并指出在前者“一样_A”是形容词，后者的“一样_P”则是后置介词（又参见刘丹青 2002）。本小节的大部分讨论对普通话也是适用的。

2.1.1. 作为形容词的“一样_A”

“跟……一样”用在等比句中，表示两事具有某种相同的性质^⑦。(6) 中的“一样_A”作为谓语中心语“冷”的修饰成分出现，在 (7) 中“一样_A”则自己承担主要谓语的功能：

(6) 里头跟外头一样冷。

(7) 这起苹果跟那起一样。

此处的“一样_A”是形容词，与 (8) (9) 中的“一样”性质相同：

(8) 这几个款式是一样的。

(9) 今天他们穿了一样的衣服。

由此可见，“一样_A”具有形容词的典型用法，当有需要明确指出的所比较的对象时，就可由介词“跟”引入另一论元，出现于其指定语 (Specifier) 位置^⑧：

(10) [_{VP/AP} [_{AP} [_{PP} 跟外头] 一样] 冷]

尽管与普通话相同，该结构的重音通常在“一样_A”上；但在资阳方言中，“一”可以自由省略，这与“一样_A”需要承载重音的事实并不矛盾，因为重音实际承载在音节“样”上。在资阳方言中，“一+量词”省略“一”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参见陈秋实 2020 第四章对西南

^⑥ 原文作 relabelling, 为英式拼法。需要注意的是该术语同时也被使用在形式句法研究的其他领域, 如 Donati & Cecchetto (2011) 等。它们的内涵可能彼此并不一致。

^⑦ 严格地讲, “一样_A”本身并非只表示“两事”的性质相同, 完全可以是两事以上, 如例句 (8) (9)。只是在“跟……一样”结构中, 由于它用以说明主语和由介词“跟”所引介的成分具有某种相同性质, 因此可以认为是“两事”。

^⑧ 在例句 (6) 这样的结构中, “跟”既可以看成是连词, 又可以看成是介词 (尽管可以通过其他句法手段区分出两者)。当“跟”是连词时, “跟……一样”并不独立构成一个结构, 因此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

i. [_{ConjP} 里头跟外头]一样冷。

官话“一”的简省的形式化讨论)。

2.1.2. 作为后置介词的“一样_P”

在以下例子中，“一样”适合被看作是后置介词：

(11) 他跟科学家一样想问题。

(12) 他跟个瓜娃子一样。

“一样_A”与“一样_P”在语义上区分明显，朱德熙(1982a)已有清楚的讨论。从结构上说，首先，只有“一样_A”才能够被“不”否定，如(13a)，而对于“跟……一样_P”来说，被否定的只能是整个介词结构：

(13) a. 里头跟外头不一样_A。

b. *他跟科学家不一样_P想问题。

c. 他不跟科学家一样_P想问题。

其次，正如(14b)所显示的，“一样_P”不允许介词悬空(adposition stranding)，而“一样_A”作为形容词，自然没有这方面的限制：

(14) a. 里头冷，外头一样_A冷。

b. *跟科学家，他一样_P想问题。

再次，“跟”在“跟……一样_P”中完全可以不出现，如(15b)，而“跟……一样_A”则完全无法将“跟”简省，如(15a)。显然，“一样_A”作为形容词，无法直接对名词赋格，所以这一论元必须由介词“跟”来引介；而“一样_P”作为介词，引介论元是其最基本的功能。“……一样_P”可以独立出现，这也同时说明它本身构成一个结构，位于介词“跟”之下(又参见陆俭明1982的讨论)。同时，“一样_P”本身在该结构中绝对无法简省，如(15c)(15d)所示：

(15) a. 里头，*(跟)外头一样_A冷^⑨。

b. 他科学家一样_P想问题。

c. *他跟科学家想问题。

d. *他笑得跟朵花。

最后，如(12)(16b)所示，“一样_P”可以选择无指(nonreferential)的名词作为其补足语，而“一样_A”出现在等比句中，所比较的对象一定是定指(definite)或类指(generic)的^⑩。

(16) a. ??他的年龄跟一个学生一样大。

b. 他笑得跟朵花一样。

至此，我们在(4a)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跟……一样_P”的结构如(17)所示：

(17) [_{PreP} 跟 [_{PostP} [_{DP} 科学家] 一样]]

和“一样_A”类似的是，“一样_P”中的“一”也可以自由简省，如(18)所示，尽管前者常重读，而后者则永远轻读。此外，不存在“像……一样_A”结构，见(19a)；而“像……一样_P”结构则比较自由的，“跟”与“像”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可以互换^⑪。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一样_P”引介的成分不一定是DP，同样可以是小句(如IP)等，如(20)，这几点性质为我们3.2小节的讨论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⑨ 这里的逗号用来区分介词的“跟”与连词的“跟”，因为把“里头(跟)外头”理解为一个并列结构的话，这个句子显然是成立的，但这与我们的讨论无关。

i. 里头外头一样冷。

^⑩ 例子如(i)(ii)。值得一提的是“跟……一样_A”结构作为一种等比句，所引介的通常是话题性比较强的成分，例如刘丹青(2012)讨论了汉语中差比句与话题句的相似性，我们认为这一观察对于等比句也是适用的。同时，表定指或类指的名词成分又恰好都更容易出现在话题性强的位置上。

i. 张三跟李四一样_A有钱。

ii. 他跟大部分住这儿的人一样_A很有钱。

^⑪ 由于两者在这个地方是可以互换的，本文就只讨论了“跟”的情况。“像”同样可以处理为前置介词，尽管它可能仍比“跟”更具实义(即更像动词)。

- (18) 他科学家样想问题。
- (19) a. ??里头像外头一样_A冷。
b. 他像科学家一样_P想问题。
- (20) 他 [_{PreP} 跟 [_{PostP} [_{IP} 科学家想问题] 一样]]想这件事情。

我们说明了在表示比拟的“跟……一样”结构中，“一样”是后置介词。在汉语中，后置量词的存在与否仍有所争议，反对的意见如 Huang, Li & Li 2009: 13—21 等，赞同的意见则有 Ernst (1988)、刘丹青 (2002)、Paul (2015: 93—137) 等。但除刘丹青 (2002) 外，“一样_P”的情况也很少被纳入考察范围。如 Paul (2015: 93—137) 只提及了名词来源（如“上”“里”等被反对后置介词说的学者称为方位词的成分）及动词来源（“以来”“起”等）的成分。而正如刘丹青 (2002) 所提到的，“一样_P”也应该分析为后置介词，这为汉语中后置介词的存在也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2.2. 作为语气词的“样”

这一小节讨论作为语气词的“样”，这些用法在普通话中不存在，但在西南官话中有一定的普遍性，其具体分布范围有待进一步调查。“样₁”是一个句中语气词，主要表示举例；而“样₂”是句末语气词，用以表示推测。两者在西南官话中的分布也有所区别。据我们的调查，“样₂”的分布更广，很多方言（如成都方言、广安方言（蔡黎雯 个人交流）等）中只就存在“样₂”，不存在“样₁”。

2.2.1. 句中语气词“样₁”

句中语气词“样₁”用以表示举例，除例句 (3b) 外，如下也是一些例子：

- (21) 这个班的人都不咋怎么听话；张三样，老师布置的作业从来不做。
- (22) 张三这个人酒量好得很；昨天在馆子头吃饭样，他喝了两斤都还清醒得很。

句中语气词“样₁”常出现在这样的语境下：说话人首先做出某种概括性的结论，然后使用具体的例子进行进一步说明。“样₁”处于中心语位置，其指定语为所举例子（并不限于 DP，如 (22) 就是以 IP 为指定语的例子），其补足语为对该例子所做具体陈述，且必须出现；也就是说，“样₁”总是出现在“话题—评论”的结构中，因此将其认为是专表举例的话题标记是合适的。“样₁”也不能与其他话题标记（即所谓提顿词，参见徐烈炯、刘丹青 1998）共现。其结构可分析为 (23)，这里及后文不专门讨论话题的移位问题^②。

- (23) [_{TopP} 昨天 [_{Top'} 样 [_{IP} 他就没来]]]

在这里似乎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把“样₁”看作是后置介词“样_P”，并把“昨天样”看作是话题化的介词结构，但首先 (24) 就不合法；其次，我们提到“样₁”不与其他话题标记共现，如 (25) 所示，“样_P”就没有这个限制；再次，“样_P”可以选择无指的成分作为其补足语，而“样₁”是用于举例的，就要求选择定指的事物或事件；最重要的是，2.1.2 小节指出，“一样_P”可以自由地将“一”简省，构成“样_P”的形式，可是“样₁”绝对没有办法补出“一”，如 (26)。“样₁”与“样_P”既有语义上的区别，又有形式上的区别，我们在第三节对其语法化的解释中继续讨论这一点。

- (24) *他昨天样就没来。
- (25) a. 他跟科学家样_P嘛，想起问题来就不晓得吃饭。
b. *牛顿样₁嘛，想起问题来就不晓得吃饭。
- (26) *昨天一样，他就没来。

2.2.2. 句末语气词“样₂”

句末语气词“样₂”表示推测，传达说话人对命题不确定的态度。如 (28) 所示，它可以与表示推测的副词“好像”共现，但无法与“肯定”这样的副词共现：

^② 关于话题是否由移位生成一直有所争议；现在一般的看法是，有的话题来自于移位，有的话题则是原位生成的（见 Huang, Li & Li (2009: 199—211)、Paul (2015: 193—248) 等讨论及其参考文献）。

(27) 张三退学了样。 “张三好像退学了”

(28) 他好像/*肯定来了样。

“样₂”尽管传达不确定的态度，但只能出现在陈述句。首先，它不能用于疑问句，如(29)；其次，“样₂”无法与同层次的其他语气词共现，如表示疑问的“哇”、表示意外的“讲”等（陈秋实 2019），见(30)，而从语义上讲，意外范畴也必然表达说话人对命题的某种态度，它们显然是互斥的；最后，由于是传达对命题态度的，“样₁”无法出现在从句中，这是主句效应（Main Clause Phenomena）的体现，同时也展现出其作为句末语气词的典型特征，如(31)，这个句子无法理解为“可能退学了的张三又来学校了”，而只能将“样”理解为表示比拟的后置介词“样_p”，即张三看起来一副退学了的模样，但实际上并没有退学，此时“退学了样”是介词结构：

(29) 哪个来了样。 只能：“好像有某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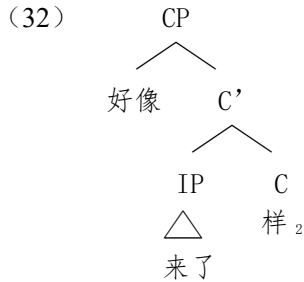
而非：“是谁好像来了？”

(30) a. *张三来了哇样。/*张三来了样哇？

b. *张三来了讲样。/*张三来了样讲！

(31) 退学了*样₂/样_p的张三又来学校了。

句末语气词“样₂”的相关结构如(32)所示：



表推测的副词“好像”同样传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也合并于补词层；它和“样₂”语义接近，在句法上则分别为副词性成分和中心语，“好像”位于由“样₂”投射出的 CP 的指定语位置。两者的关系平行于英语里情态动词“may”（中心语）和副词“possibly”（最大投射）的关系，另参见 Cinque（1999）^③。

我们将句中语气词“样₁”处理为 TopP 的中心语 Top^o，将句末语气词“样₂”处理为 C^o。严格来讲，C 和 Top 并非同一层次的概念，在 Rizzi（1997）以来的思路下，不妨认为“样₂”位于 Force^o位置（又参见 Paul 2015: 249—299）^④。无论如何，“样₁”与“样₂”都位于补词层（C-Domain），其投射出的短语均为广义的 CP。出于方便，后文的讨论仍然使用 Top 与 C。至此，“跟……一样”结构与语气词“样”的功能与用法得到了充分描写，接下来从语法化的角度来探讨它们之间的联系。

三、语气词“样”的语法化及重新加标

3.1. 从比拟到举例与推测：语义的解释

^③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醒我们讨论这一点。

^④ Paul（2015: 249—299）将普通话的句末语气词切分为低层（Clow）、语力（Force）、态度（Attitude）三层。资阳方言的句末语气词同样可以进行类似的切分，这是我们将需要研究的内容。另可参见胡明扬（1981）、朱德熙（1982b: 207—214）等对普通话语气词的描写。

我们认为，无论“样₁”还是“样₂”分别都来自于“跟……一样_P”结构中的“(一)样_P”。前文提到，“跟……一样_P”是表示比拟的，严格来讲，“比拟”这一概念可以继续细分为“类比”与“比喻”（参见盛益民 2011），前者表示客观上的相似，如（33），后者则表示主观上的相似，如（34）。资阳方言中，这两者在形式上是一致的。

(33) 他跟张三一样_{类比}，今天凌晨三点钟才睡觉。

(34) 他跟夜猫子一样_{比喻}，今天凌晨三点钟才睡觉。

3.1.1. 从类比到举例

作为一个介词结构，“跟……一样_P”可以自然地话题化：

(35) [_{TopP} [_{PP} (跟) 张三 (一) 样]]，他今天凌晨三点钟才睡觉。

此时担当话题的介词结构本身是类比，其后的成分则是对该类比的具体说明，这正相当于说话人举出例子来说明被说明事项的具体内涵。“类比”是用他者作为案例，“举例”则是用被说明事项自身的某案例来说明其整体的某种性质。在（36）中，可以认为这两种语义是交叉的。“昨天”相对于“今天”是他者，而两者都是对“他”的情况的说明：

(36) (跟) 昨天 (一) 样，他今天凌晨三点才睡觉。

正是由于这种语义上的相似性，表示类比的结构就可以发展为表示举例的结构：

(37) 他这个人睡觉_晚得很，昨天_样，他凌晨三点才睡觉。

正如前面提到的，（36）中的“跟”与“一”可以自然简省，而表示举例的“样₁”则无法补出这些成分。这体现出语法化过程中语音形式的衰减，是一种普遍现象。两者在形式上的区别在后文 3.2 小节继续讨论。

类似的语义引申在其他语言中也能自然观察到，例如（38）中普通话的例子。“像”本是表示比拟的，它同样可以用来表示举例：

(38) 他这个人可不喜欢上课了，像昨天，他就又没来。

这里只是强调这种演变在语义上的可行性。无论如何，只有直接体现在句法层面的现象才能被称作是语法化。

3.1.2. 从比喻到推测

观察以下两个例句：

(39) 他复习倒_到凌晨三点钟，[_{PP} (跟) 明天就要考试 (一) 样]。

(40) [_{CP} 明天就要考试样]。 “明天好像要考试”

在（39）中，框式介词结构“跟……一样”用以表达比喻，而（40）中的句末语气词“样₂”则表示推测的语气。“比喻”本身是基于主观相似的，“推测”则基于想法与事实上在主观上的相似性，因此这种语义的演化就成为可能。除此之外，“推测”还传达对所推测内容的真值的不确定态度。

明显地，从比喻到推测的语义演变在其他语言/方言中也能够观察到。例如在普通话中的“好像”，见（41）的两个例子；又如“的样子”，与资阳方言的“样”在本义上接近，并且可能也宜于分析为句末语气词成分，如（42）所示：

(41) a. 他好像_{比喻}一条狗。

b. 他好像_{推测}来了。

(42) [_{C3P} [_{C2P} [_{C1P} 他已经吃了饭了]的样子]呢]。

至此我们简单分析了“样₁”“样₂”由后置介词“(一)样_P”语法化而来的语义基础。在进入对其形式的进一步分析前，还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这类语义引申是跨方言/语言普遍存在的，我们已经举了普通话中的例子，类似现象在英语的“like”等形式中也能观察到。又如盛益民（2011）在分析绍兴柯桥吴语“做……介（话头）”结构的基础上，以语义地图的方式将“类比”“比喻”“举例”“推测”等概念联系起来。其二，我们的讨论显示，“样₁”“样₂”尽管同出一源，但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演化关系。

3.2. 语法化的形式体现

第二节分门别类地讨论了“(一)样_P”“样₁”“样₂”的用法及结构，并在3.1小节说明了后两者都是由“(一)样_P”语法化而来的。首先，无论是句中语气还是句末语气词，它们都位于补词层，必须遵循其内部层级。在(43a)可以看到，广安方言使用话题化的介词结构表示举例时，这个框式介词结构可以与话题标记共现；而资阳方言中的“样₁”绝对不允许，也正因如此，我们将其看作是专表举例的话题标记：

- (43) a. 像昨天样嘛，他就没来。 (广安方言；蔡黎雯 私人交流)
 b. *昨天样嘛，他就没来。 (资阳方言)

(43)中与广安方言的对比也能较清晰地看出“样₁”的语法化来源。其次，从选择关系来看，句中语气词“样₁”的左侧是话题，而话题不仅可以是DP，同样可以是一个小句(IP)，前文已有足够多的例子；作为句末语气词的“样₂”同样选择一个IP作为其补足语^⑤。而在2.1.2小节提到，后置介词“(一)样_P”所选择的成分同样可以是小句。如(44)所示，“(一)样_P”“样₁”“样₂”所选择的补足语可以具有相似的结构，这为重新加标这一机制提供了充分的句法基础：

- (44) a. [_{PostP} [_{IP} 在馆子头吃饭] (一)样_P]，他回家过后餐具都不各人自己收拣的。
 b. 张三酒量好得很，[_{TopP} [_{IP} 在馆子头吃饭]样₁]，喝了两斤都还清醒得很。
 c. -张三去哪儿了？
 -[_{CP} [_{IP} 在馆子头吃饭]样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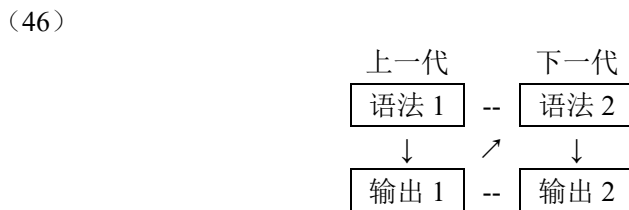
至此，可以将本文讨论的两条语法化路径分析为(45)：

- (45) a. [_{PostP} [_{IP} ...]] > [_{TopP} [_{IP} ...]]
 b. [_{PostP} [_{IP} ...]] > [_{CP} [_{IP} ...]]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前文提到“(一)样_P”的“一”可以自由简省，而在“样₁”“样₂”中，这样的成分并不能补出。这显然是在语法化研究中非常常见的语音衰减现象。更具体地说，语气词“样”是后置介词结构“……(一)样”的语法化结果，并非直接来源于框式“跟……一样”结构。

3.3. 重新加标的动因

语法化呈现于语言的历时发展，而重新分析并非直接发生在个体的语言使用中，而是在语言的传递过程中发生。引言已经提到，面对语言中同样或类似的表层语音载体，下一代可能会采取与上一代不同的分析方式。如(46)所示，习得过程中的下一代所直接接触的只是语言的输出，而其内在的语言机制需要在此基础上独立建立 (Anderson 19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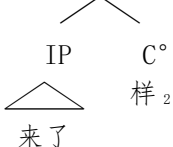


具体到本文对“样”的分析。一方面，这一重新分析机制是自然的。语言的交际以句子为单位，而如果一个介词结构常常出现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那么听话人(下一代)很自然就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个CP。如果一个介词结构总是在句子中充当附接语，那么类似的句法变化过程就并不会发生^⑥。另一方面，这样的分析也是具有可行性的。3.2小节提到，后置介词“样_P”的补足语既可以是DP，也可以是一个IP，“样₁”同样如此，“样₂”则选择一个小

^⑤ 如果仍采取 Rizzi (1997) 的补词分裂假说 (Split-CP Hypothesis)，那么严格来说，作为 Force° 的“样₂”所选择的补足语就仍然是某种 CP。在汉语中，C 中心语常常没有显性形式，因此 IP 和 CP 常常难以仅通过表面形式来区分。

^⑥ 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这一点。

句作为其补足语成分（又参见注释 15），这样，在下一代将整个最大投射重新分析为 CP 之时，其支配（dominate）的各部分也自然具有了相当整齐的对应关系，因此自上而下地，各成分就顺次自然取得新的标签。以（47）为例，两个结构具有相同的语音形式。首先，PostP 被重新加标为 CP，如（48a）所示，然后在此基础上，后置介词“样_P”就被重新分析为句末语气词“样₂”。（49）以句法树的形式来分析（47）两者的演变：

- (47) a. [PostP [来了]样_P] “来了似的”
 b. [CP [来了]样₂] “好像来了”
- (48) a. 最大投射的重新加标：PostP > CP
 b. 中心语的重新分析：后置介词 > C
- (49) a.  → b. 

这一机制并非仅限于介词结构向 CP 的演变，第四节会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文章已多次提到，我们将其称作重新加标，如（5）所示，为了方便标为（50）重复在这里：

- (50) XP > YP（将一个最大投射 XP 重新加标为 YP）

从单独的语言成分的角度来看，我们得以观察到的无疑是后置介词向语气词的演变，尽管整个重新分析过程建立在最大投射的基础之上。无论如何，只要承认语气词是比后置介词更“虚”的成分，那么该过程所带来的就仍然是一个典型的语法化结果。

四、重新加标与语法化

4.1. 作为语法化机制的重新加标

引言提到，语法化可以是一种结构简化，涉及对移位与合并过程的重新分析。而重新加标显然不是一种结构简化。正如“样”的案例所显示的，语气词“样”所选择的成分并不比后置介词“样_P”更加简化。关乎移位的结构简化与重新加标是两种不同的重新分析过程，前者直接作用于中心语，而后者则作用于最大投射。两者并行不悖，尽管最终都体现为实词向功能词的发展。这里强调的是，引入重新加标这一概念，有助于理解许多在现有框架并不容易解释清楚的语法化现象。接下来我们举出汉语及其方言中的一些其他例证来说明。

4.2. 从汉语及其方言看重新加标的案例

4.2.1. 浙北吴语的“箇东西”

在浙北吴语中，“箇东西”是强调命题真实性显而易见的句末语气词成分（郁孙豪 2018）。其中“箇”来自结构助词^⑩，“东西”来源于名词。在共时层面，句末的“箇东西”并非两者的句法组合，而是一个无法拆解的独立成分。在（51a）中的“箇东西”处于 DP 层面，而（51b）中“箇东西”则只能分析为句末语气词：

- (51) a. [DP 老张晓得箇东西]木老老。
 “老张知道的东西很多”
 b. [CP 老张晓得箇东西]！你再讲一遍作啥！

^⑩ 所谓“结构助词”是一个“前理论”概念；大致说来浙北吴语中的“箇”相当于普通话的“的”，关于“的”的句法地位长期以来也是相当有争议的，本文暂不涉及，在这里把“箇”处理为 D°。

“老张明明知道的！你再说一遍干嘛！”

这里涉及的语法化过程也是一种重新加标：

(52) [DP …… [D° 箇 [NP 东西]]] > [CP [IP ……] 箇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在重新加标发生之后，整个投射的内部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许多文献指出 DP 与 CP 结构的内部相似性（针对汉语的讨论，可参见司富珍 2009）。在汉语中，DP 与 CP 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D° 右侧拥有显性的补足语，而语气词 C° 的右侧则无法出现受其成分统制（c-command）的显性成分。我们提到重新加标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下一代在把出现“箇东西”的 DP 结构重新分析为 CP 之后，由于对语言系统性的掌握，就倾向于将 CP 最右侧的显性成分分析为新的中心语。无论如何，这里观察到的是 DP > CP 的演化。此处无法使用结构简化的机制来说明问题，在 (51a) 这样的结构中，“箇东西”本身也并不构成一个句法结构。

4.2.2. 贵州西南官话的“（的）些”

在贵州的一些西南官话中，“些”具有一些特殊的用法。首先，如 (53) (54) 所示，它可以作为后置的复数标记[®]，出现于名词及名词性成分之后：

(53) [事情些]都办完了。（遵义方言；胡光斌（2010：448）；方框是我们加的，下同）

(54) 不要动，这是跟[读书的些]留的。（遵义方言；胡光斌 2010：448）

其次，“（的）些”作为一个整体，可以作为语气词成分出现在句末：

(55) 不要拉拉扯扯[的些]！（遵义方言；胡光斌 2010：450）

(56) 赶紧上车[的些]！（金沙方言；张超 2018）

(57) 快去做作业[的些]！（贵阳方言；涂光禄 1990）

胡光斌（2010：450）指出，这些以“的些”为句末语气词的句子，“主要为表示警告，提醒或规劝、禁止语气的祈使句，也可以是表示责怪、抱怨语气的反问句。”我们认为，像 (58a) 这样作为 DP 的“……的些”结构常独立出现在面对群体说话的语境下，因此为 DP > CP 的重新加标提供了合适的语境：

(58) a. [DP 上车的些]！ “（你们）这些上车的人！”

b. [CP 上车的些]！ “（你们）快上车！”

作为中心语的“的”的左侧成分常常可以是一个小句（IP），这为该语法化路径提供了良好的内部结构基础，如 (59) 所示：

(59) [DP [DP 上车的] 些] > [CP [IP 上车] 的些]

如果自下而上地看待这一语法化过程，其结果就如 (60) 所示：

(60) D+D > C

这并不是一个直观的演变路径。综上所述，贵州西南官话中“的些”的语法化是一个重新加标的过程，具体体现为 DP > CP。

4.2.3. 西安方言的“些”

西安方言中的“些”可以做语气词，如 (61b) 所示（孟维智 1982）：

(61) a. [AdvP 快些]走！

b. [CP 快走些]！

如“快些”这样的结构可以较自由地用于祈使句中，独立出现的频率很高，因此具备了重新加标为 CP 的可能性：

(62) [AdvP 快些] > [CP 快些]

在该重新加标的机制之上，“些”再被重新分析为新的语气词。语气词“些”从而也得以选

[®] 此处暂将“些”称为复数标记，并不代表我们对其句法本质的认识。参见李旭平（2018）、陈秋实（2020）的相关讨论。

择更加复杂的结构作为补足语，如 (61b)。在当代西安方言中，作为量词的“些”与作为语气词的“些”在语音形式上也有所区别，前者常以儿化的形式出现，而后者则无法儿化。

4.2.4. “呢”

太田辰夫 (1958/2003: 345—349) 认为现代汉语中句末语气词“呢”的来源是“里”这样表示处所的词：

(63) 幸有光严童子里。 (维摩变文；太田辰夫 1958/2003: 345)

(64) 迎春手里拿着一本书正看呢。 (红楼梦；太田辰夫 1958/2003: 348)

按照 Paul (2015: 93—137) 及本文 2.1.2 小节对后置介词的界定，“里”是后置介词成分。

“呢”的演变路径就可以分析为对整个最大投射的重新加标：


(65) PostP > CP

4.2.5. “的话”

江蓝生 (2004) 分析了话题标记“的话”的来源^⑨，认为它是“说 NP/VP 的话”短语话题化的产物。文章指出，“结构助词‘的’和名词‘话’根本不能组合成一个词，更何论充当一个句法成分而独立使用”，但“的话”实实在在发展为了一个“有语法意义的最小单位”。江蓝生 (2004) 提到，两个跨层次的句法成分能够结合并转化为一个语法词，其中蕴含了复杂的动因与机制。实际上，在本文的框架下，该语法化过程能够得到简洁的解释：

(65) [DP……的话] > [TopP……的话]

因为重新加标是自上而下的，被识别为 TopP 的新成分只能在此基础上展开新的重新分析，从而体现为“的话”的词汇化过程。如 (66) 所示，由最大投射所支配的成分在该最大投射被重新加标之后进行重新分析：

(66) 

4.2.6. “着呢”

在现代汉语中，“着呢”宜被分析为独立的句末语气词 (Paul 2015: 281—283)：

(67) [CP [IP 鞋黑]着呢]！

单独的“着”是体助词，即 Aspect 中心语。“着呢”的演化无法用中心语移位的方式解释，如在 (68) 中，尽管体助词“着”和语气词“呢”仍然相邻，但两者并不存在由中心语移位而构成同一个句法单位的可能性：

(68) [CP [TopP [饭我 [IP 在 [AspP 吃着]]]]呢]

根据中心语移位限制 (Head Movement Constraint; Travis 1984)， “着”的中心语移位将被 I 中心语“在”阻挡。相对地，“着呢”的语法化更宜被看作是 (69) 的结果：

(69) [CP [IP 鞋 [AspP 黑着]]呢] > [CP [IP 鞋黑]着呢]

尽管 CP 本身的范畴并未发生改变，其内部结构仍得以进行自上而下的重新分析。这个例子表明：尽管重新分析的过程不变，但原则上，最大投射的重新加标并不排斥其结果与其源头相一致的情况。

4.3. 重新加标与语法化的单向性原则

在语法化讨论中常常提到的一点是语法化的单向性原则。也就是说，自词汇中心语向功能中心语的演变是单向而不可逆的。我们已经论证了许多语法化现象不能简单看成是中心语的结构简化操作，而既然这种单向性原则是针对中心语的，并且它被看成语法化所必然遵循的规律，那么重新加标与单向性原则的相关性就很值得思考。

^⑨ 我们这里遵从江蓝生 (2004) 将“的话”看成是话题标记，实际上这一点尚有争议，如 Paul (2015: 249-299) 就将其看作是标记非根句 (non-root C) 的语气词，必须和“呢”一类的话题标记区分开。无论如何，“的话”处于补词层，这一点是明确的。

首先，最大投射的重新加标是否也是单向的？已经讨论的例子主要是各类短语向 CP 的演变，而 CP 向其他短语演变的例子可能也能被观察到，例如在古典日语(Classical Japanese)中存在 CP>DP 的例子。Wrona (2005) 分析了古典日语的连体型 (adnominal form) 在无核关系从句 (headless relative clause) 中出现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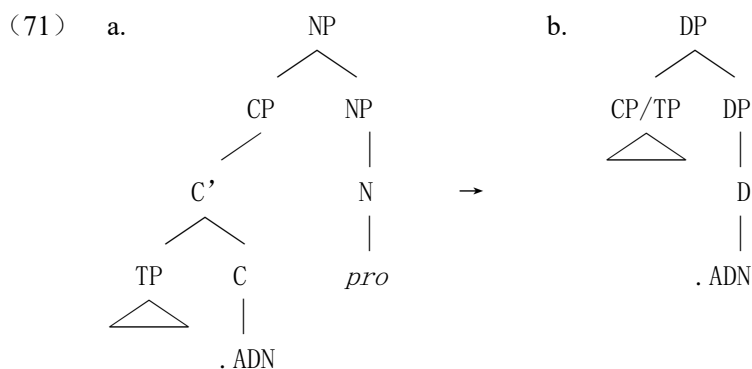
(70) ……可治乃於等須流波安麻乎等女可母 (=楫の音するは海人娘子かも)

[...kadi-no oto suru]-pa amawotomye kamo
oar-GEN sound do. ADN-TOP fisherwomen FOC

‘The ones making the oar-sounds are the fisher women.’

(转写及成分标注依照 Wrona (2005)；日语原文是我们加的)

方框内的成分是一个准分裂结构 (pseudocleft construction)。如 (71a) 所示，Wrona (2005) 认为其内部结构是一个 CP 对空 *pro* 的修饰。而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该结构就可能被重新分析为本身就拥有指示功能。也就是说，作为 CP 的连体型被重新加标为具有指示功能的 DP，如 (71b)：



这里只是提出问题并简单地举出例子，不同最大投射之间的相互演变还需要跨语言/方言的更多观察。

其次，前文提到，单向性原则是作用在中心语之上的，而重新加标作为自上而下的演变机制，也会涉及对内部成分的重新分析，尽管这种重新分析是整个结构性演化中所伴生的“副产品”。而单向性原则此时是否存在？例如在“样”的讨论中，尽管我们将其分析为一个重新加标的过程，但 P>C 本身无论如何是符合单向性原则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中心语的单向性原则在最大投射重新加标的过程中也能被观察到，它可能就需要另外的、专门的解释。我们将这个问题留待将来研究。

无论如何，诸如 P > C 或 D > C 之类的例子在世界语言中不胜枚举，参见 Roberts & Roussou (2003: 115—116) 及其参考文献。本文希望说明的是，这些例子并非都可以用结构简化的机制来解释。而 PP、DP、CP 等短语之间存在着的内部结构的相似性，也给重新加标机制创造出了适合的条件。

五、结语

我们讨论了资阳方言中后置介词“(一)样_P”演变为语气词“样”的过程，指出该过程尽管也是典型的语法化现象，但它并不能归结为一种结构简化。这种机制是作用在最大投射之上的，而中心词的词性演变是该机制的副产品。以“样”为例，我们说明了作为语法化机制的重新加标是怎样在语言中实现的。第四节的更多例子则说明，重新加标并非孤例，而是

发生在语言之中的普遍现象。例如在汉语及其方言中，由于 PP 与 CP 之间的内部相似性，后置介词就具备重新分析为语气词的条件，又由于 DP 与 CP 之间的内部相似性，出现在 DP 最右侧的成分（量词、名词或一些跨层结构等）也可能被重新分析成语气词。这些现象都可以用重新加标来加以解释。

更进一步，如果语法的历时演变总是体现为在旧的语言单位中产生出新的语言单位，那么也没有明显的理由认定这种参与变化的语言单位的范畴需要是绝对的。基于与本文类似的逻辑，不妨把传统上被分析为中心语的语法化过程也做如下表述：

(72) $X^\circ > Y^\circ$ (将一个中心语 X° 重新加标为 Y°)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 (50)，将其与 (72) 相结合，就有：

(73) $\alpha > \beta$ (将 α 重新加标为 β)；其中：

- a. α 与 β 是同一句法层次的对应物（最大投射对应最大投射，中心语对应中心语）。
- b. 允许 $\alpha = \beta$ ^②。

至此，我们尝试得出了相当简明的概括，它只包含一条大的原则。无论是本文讨论的“样”，还是第四章列举的各个演化实例，乃至传统上被分析为中心语由“移位加上合并”到“直接合并”的模式，都可以通过这一条简练的机制自上而下地推导出来（另参见 (46) 的说明）。语言现象本身是复杂的，对于具体问题的讨论仍需要建立在丰富的材料和论证的基础之上。本文只集中探讨了其中一个个例，对理论问题的专门探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无论如何，我们试图表明：被表述为 (73) 的重新加标是语法化的普遍机制。

参考文献

- 蔡维天（2010）谈汉语模态词的分布与诠释之对应关系，《中国语文》第3期。
- 陈秋实（2019）“说”与“讲”：四川资阳方言的两个意外范畴标记，第五届方言语法博学论坛会议论文，中山大学，6月15—16日。
- 陈秋实（2020）“数量名”语言中的定指“名（数）量”短语：石柱方言名词性结构研究，复旦大学硕士论文。
- 胡光斌（2010）《遵义方言语法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 胡明扬（1981）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中国语文》第5期。
- 江蓝生（2004）跨层非短语结构“的话”的词汇化，《中国语文》第5期。
- 李旭平（2018）从成都话的“些”看汉语复数标记的语义，第二届“走向新描写主义”论坛会议论文，西南大学，12月15—16日。
- 刘丹青（2002）汉语中的框式介词，《当代语言学》第4期。
- 刘丹青（2012）汉语差比句和话题结构的同构性：显赫范畴的扩张力一例，《语言研究》第4期。
- 陆俭明（1982）析“像……似的”，《语文月刊》第1期。
- 孟维智（1982）西安话中的语气词“些”，《语文研究》第2期。
- 盛益民（2011）绍兴柯桥话指示词研究，南开大学硕士论文。
- 司富珍（2009）从汉语的功能中心语“的”看 CP 和 DP 的平行性//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九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太田辰夫（1958/2003）《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涂光禄（1990）贵阳方言中表示复数的“些”，《中国语文》第6期。

^② 这条规定旨在说明：(A) 对于中心语来说，(73) 允许将同一范畴内部的中心语演变看作是语法化，例如允许 $C^\circ > C^\circ$ 的出现，实例包括单个语气词的功能扩展等。(B) 对于最大投射来说，(73) 允许短语在本身标签不变的情况下进行重新分析，从而改变其内部结构，实例有 4.2.6 小节的“着呢”。

- 徐烈炯 刘丹青 (1998)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郁孙豪 (2018) 吴语的强调语气词“箇东西”，第九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6月23—24日。
- 张 超 (2018) 贵州金沙方言跨层非短语结构“的些”的词汇化，《语言研究》第4期。
- 张一舟 张清源 邓英树 (2001) 《成都方言语法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 朱德熙 (1982a) 说“跟……一样”，《汉语学习》第1期。
- 朱德熙 (1982b) 《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Andersen H. (1973) Abductive and deductive change. *Language* 49.4: 765-793.
- Cinque G. (1999) *Adverbs and Functional Heads: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onati C, Cecchetto C. (2011) Relabeling heads: A unified account for relativization structures. *Linguistic inquiry* 42: 519-560.
- Ernst T. (1988) Chinese postpositions? -aga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9-245.
- Heine B, Tania K.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C T J, Li Y H A, Li Y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arrog H, Heine B (eds.) (2011)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rammatica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ul W (2015)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Syntax*. Walter de Gruyter.
- Rizzi L (1997)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Haegeman L (ed.) *Elements of Grammar: Handbook in Generative Syntax*. Dordrecht: Kluwer: 281-337.
- Roberts I, Roussou A (1999) A formal approach to “grammaticalization”. *Linguistics* 37: 1011-1041.
- Roberts I, Roussou A (2003) *Syntactic Change: A Minimalist Approach to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vis L (1984) Parameters and effects of word order variation. PhD dissertation, MIT.
- Tsai W T D (2015) On the topography of Chinese modals.//Shlonsky U (ed.) *Beyond Functional Sequence: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Vol. 1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75-294.
- Whitman J (2000) Relabelling.//Pintzuk S, Tsoulas G, Warner A. (ed.) *Diachronic Syntax: Models and Mechanis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20-238.
- Wrona J (2005) The adnominal form in Old Japanes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degrammaticalization of an inflected for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Grammaticalization of Nominalizers: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 (NRG 3)*. University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 July.

(康涅狄格大学语言学系 Storrs qiushi.chen@uconn.edu)